

## 高考这几天 想起树

陈春萍

这几天,一年一度的高考如约而至。

忽然想起树来。不是校园里那几棵被无数目光打量过的香樟,而是更远的、更静的、长在我记忆深处的树。它们不说话,只管站在那里,一站就是几十年,甚至上百年。风来了,它们弯腰,雨来了,它们承接;阳光洒下来,它们就托住那一片片碎金,安安静静,像是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慌张。

我在想,如果一个人能活成一棵树,该有多好。

这几日,整座城市都安静了。工地的噪声停了,广场舞的音乐歇了,连马路上的车都似乎开得轻了些。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为一群孩子让路,仿佛他们是这个六月里最珍贵的瓷器,碰不得、摔不得。路过一所中学,看见校门口拉起红色横幅,写满鼓劲的话。有个女孩抱着一摞书走出来,步子很快,低着头,像是在默念什么,她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。

忽然觉得,每一个走过高考的孩子,都像被时光催着长大的树苗。18年的根,扎得还不够深,却已到了必须独自面对风雨的时候。

立于华溪边,吹着晚风,依靠栏杆眺望着下游的自己,在水一方,坦然安详。我想,这大约就是一个人最好的模样。不是没有波澜,而是波澜之后,依然能够静下来,像一棵树那样,把根深深扎进泥土里。

可我知道,对于即将走进考场的孩子们来说,坦然安详四个字,太难了。

他们像是被拉满的弓弦,绷得太紧,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战栗。我想起多年前的自己,也是在这个时节,夜不能寐,翻来覆去地想那些做过的题、背过的文,生怕漏掉一个知识点。那种感觉,像是整个人都被悬在半空中,脚下没有根,四周没有墙,只有无边无际的焦虑和期待。

那时候,如果有人告诉我,高考不过是人生的一站,不是全部,我一定听不进去。就像你对一棵刚刚破土的幼苗说,别急,会长成参天大树的。它也不信。它只看见头顶那一小片天,以为天就只有那么大。不像那些老树,风霜雨雪都经历过,就不再害怕什么了。

高考这几天的树,其实是最美的。

校门口的那棵玉兰花,想必已经枝繁叶茂了吧。春天,它开出硕大的花朵,让整条走廊都温柔起来。夏天,它的浓荫铺开,像一把巨大的伞,护着树下背书的孩子。秋天冬天,它就光秃秃地立着,像一位沉默的老人,把所有的故事都藏在年轮里。

没有人记得它是什么时候种下的。也许30年前,也许更久。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从它身边走过,有人停下来看一眼,有人头也不回,它不在意。它只管长它的,一年比一年

粗壮,一年比一年沉静。

这大约是树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事。不必慌张,不必急于证明自己,你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,一寸一寸地生长。时间到了,自然会开花结果。

这几天,孩子们奔赴考场。

他们会在试卷上写下十多年的寒窗,会在答题卡上涂满青春的答案,会在铃声响起的那一刻,告别一段时光,奔赴另一段时光。有人会笑,有人会哭,有人会觉得终于解放了,有人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。

这些都没关系。因为人生从来不是一场考试可以定义的。

就像永康曾经的那些手艺人,每一个都是慢工出细活,每一道工序都急不得。真正的美,是需要时间打磨的。那些看似不美的艰辛、粗糙、坎坷,恰恰是美的根基,高考也一样。那些熬过的夜、流过的泪、背过的书、做过的题,它们不会白费,它们会变成你身体里的养分,让你在往后的日子里,站得更稳、走得更远。

高考这几天,与其焦躁,不如像树一样安静下来。

该复习的已经复习,该准备的已经准备。剩下的,就是让自己的心落下来,落在泥土里,落在此时此刻。吃好睡好,把身体养得棒棒的,然后从容地走进考场,像一棵树那样,坦然安详地迎接属于它的阳光和风雨。

## 童年很短 回忆很长

徐辉

童年像越削越短的铅笔头,像匆匆用完的橡皮块,像短暂的课间十分钟,像很快穿不下的衣裳、变短的裤脚,像一支在掌心的雪糕,还没舔几口,就开始融化。

童年短得像老宅里的小燕子一眨眼就飞离了屋檐,像刚刚堆好的小雪人一会儿就融化了,像小蝌蚪游啊游尾巴就消失了。

那些未解的谜题还在童年里困惑:盘古是怎么开天辟地的?夸父他追到太阳了吗?以前的太阳是否真的有九个?《聊斋志异》里那个老道士为什么会穿墙?愚公他有没有移开门前的山?匹诺曹为什么一说谎鼻子会变长?童年就悄悄溜走了。

当我也想拥有马良的神笔时,也想学会七十二变时,当我还在为卖火柴的小女孩伤心时,还在羡慕灰姑娘的水晶鞋时,还在好奇大人国小人国假话国时,还沉浸在《一千零一夜》《安徒生童话》《鲁滨逊漂流记》时,童年就悄悄溜走了。

童年的消逝总是无声无息。它消失在屋檐下的燕子不再归来的春天?消失在最后一次顶着烈日捉知了的午后?消失在晒谷场上再也看不到露天电影的那个夜晚?消失在村里的小河不再结冰的那个暖冬?还是消失在奶奶越来越弯的背上?消失在妈妈的白发比黑发还多的那个清晨?消失在堂姐一家搬出老宅的时候?消失在我 and 弟弟不再打架的某个瞬间?

我都记不得了。只记得童年永远停留在十四岁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。童年还在原地,我们已离开太久太久。

我们是多久没有在晒谷场上斗鸡、跳皮筋、捉迷藏、玩老鹰捉小鸡了?是多久没有在墙洞里掏野蜜蜂?是多久没有在田野间挖荠菜、拔毛针、采野果了?是多久没有在小河里抓鱼、摸螺蛳了?是多久没有上树摘桑葚、掏鸟窝了?是多久没有为发现一只蝉蜕而欣喜了?童年很短,回忆很长。那是一身泥泞、衣衫不整、蓬头垢面、伤痕累累,却依然令人无比羡慕、无比怀念的童年啊!

## 那一年夏天

□林毅臣

每一年的高考日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淡淡的忧伤。那一年的高考前夜,我坐在西津桥上,望着西去的江水,迷茫、期许。

人生有许多岔路口。每一次选择,都会影响一个人几年、几十年,甚至一辈子。高考对我的印记太深,是刀刻在心上那种。每年7月上旬,我几乎会梦见自己重进考场。有时成功,有时失败,场景年年翻新。甚至有一次,我考回了上海理工大学,还和那帮兄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。那帮在一起时不知珍惜、分别时却痛哭流涕的兄弟。

时光总在不经意间消逝。30年前的很多事情已经记不起来,但那年夏天的一幕幕,依然记忆犹新。踏进考场时的忐忑,等待成绩公布时的不安,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欣喜,踏上北去列车时的期望。如今又每每梦回考场。梦醒之后,我总是特意翻出几张那时青涩的照片,边端详边感叹青春真好。

年轻时读不懂古诗词里的惆怅。过了不惑之年,忽然就懂了。现在回望才明白当年站在高考这个人生岔路口那份忐忑与期许,早已暗中标定了许多东西。

辛弃疾说:却道天凉好个

秋。年轻时以为这是洒脱,中年后才懂得,那是历经沧桑后的欲说还休。就像高考,考时以为只是一场考试,过后才知它把你推向了哪条人生河流。

苏轼说: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。不是悲伤,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。正如我们面对当年的选择,无法重来,也无须重来。只是不知道,以后的以后,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在等我?

当年沉迷于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。《命运》的激昂旋律,像极了高考前的自己。握紧笔杆,不服输,不低头,决心用一场考试改变命运。《秋日私语》的舒缓温柔,则是中年之后的写照。明白无论当年考得好与坏,人生都不会因此定格。真正定义你的,是此后每一天的选择与坚持。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音乐从不张扬,却温暖了无数普通人的夜晚。人生大概也如此:不求轰轰烈烈,只想活出真正的自我。

求学十五载,从小学到大学,数百位同学。他们常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涌上心头。那些美好,那些困惑,那些争吵,那些再也不会重来的午后。和妻是高中同级

同学。她的教室在最东边,我的在最西边。每天分走东西两个楼梯,至今不知我们最早是在哪一天相遇的。那时,我是农民的儿子,黑瘦黑瘦,她是城里的姑娘,雪白雪白,白得晃人眼。在她面前,我很自卑。口袋里,常常掏不出两元钱。直到大二,大上海的熏陶才让我鼓起勇气寄出第一封信。分分合合四五次,前前后后五六年,终成正果,一直走到今天。人生需要拼搏。20多年前的拼搏,改变了一个乡下少年的命运。

又是一年高考时。我想对坐在考场里的考生们说:这一场考试,确实是你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岔路口。它会把你带向不同的城市,遇见不同的人,开启不同的故事。但请相信,无论结果如何,它不会定义你的一生。真正定义你的,是此后每一个日子里,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,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。也愿你多年以后,在某个夏夜回想起今天,能像我一样,眼中有泪,嘴角有笑。希望每一天都有新的成长、新的进步,让自己跟得上这飞奔的时代。也配得上当年那个坐在西津桥上,望着江水发呆的少年。